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知亡日 再生 造化 變化 夢 魂魄

寤前生一

增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

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録云開元中房琯為盧州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囙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

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為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劒南節度使韋皐既生一月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别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劒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録云劉立者為

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巳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内聞趙公嗟歎之聲

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壻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絶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

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緑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

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退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甞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

三年耳及期女臥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寤前生二

增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劉沆赴舉有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媿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曰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擊殪見閻羅

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也

寤前生三

原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後問之皆同　**羊祜** 詳前　**增**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云江南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畀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為邊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上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亡日

原山頽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壊乎　石折漢蜀武擔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　譙周譙周自云昔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揚雄七十一歿今我年過七十庶慕遺蹤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故假此言也　折象自知亡日名九族燕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自知命盡今日　謝夷吾知亡日

再生一

增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塜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黄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

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

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𥁞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録云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顔色如生姿容絶麗年可二

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黄壤已三百年非賓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温泉志云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巳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啓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瑶臺露氣清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髪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開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為吳還魂　閒居録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

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壻訴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

于寶父營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先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能語後嫁之生子

說漢宮事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往蓬萊山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再生三

原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為陽云云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六日而穌　七日方蘇　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幽明錄瑯琊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已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造化一

原肖形　播物　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大鈞播物謂元氣

大德　不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造化二

原鑪炭　槖籥　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搆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坱圠 氣交泰而絪緼 元牝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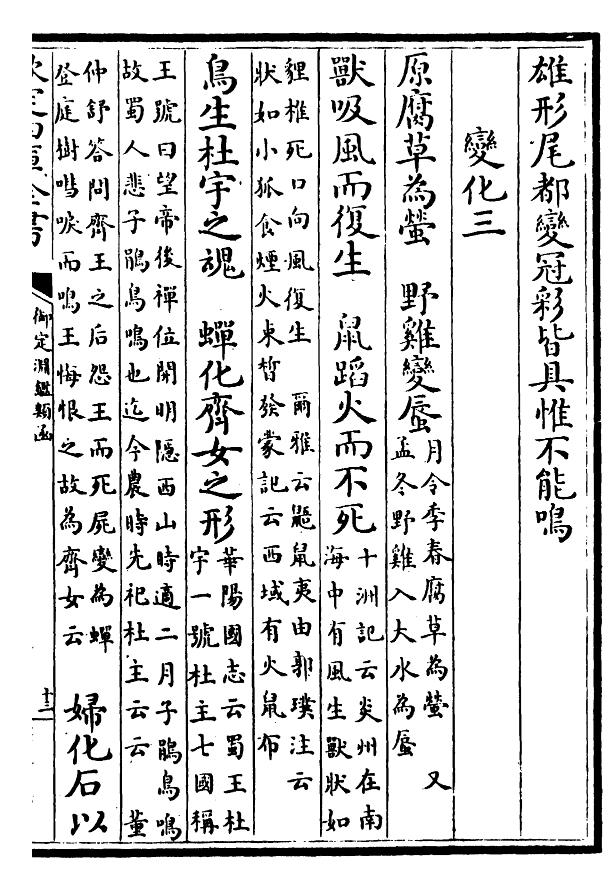
增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為女子隂氣渟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雉入於淮化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為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非常怪也蠐螬化為復育

轉而為蟬蟬生䘲䘲不類蠐螬凡諸螟類多化也

變化二

增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為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陽變為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為鱉　異苑云
邵陵高平黄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
根生尋覔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
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為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
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為雄八十日冠萎
後桓玄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為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為螢又孟冬野雞入大水為蜃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海中有風生獸狀如貍椎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鼯鼠夷由郭璞注云狀如小狐食煙火　束皙發蒙記云西域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魂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一號杜主七國稱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迄今農時先祀杜主云云　董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為齊女云

婦化石以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北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遊東海溺死化為精衛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黿淮南子云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為虎兒啟戶入哀搏殺之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簪一釵猶在其首

萇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莊子云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居水中其人每於泣下便能成珠故其地號為珠泉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鴽月令季秋　月令季春

袁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吳越春秋云越處女善劍王使聘之

女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公即拔篠於竹末折墮地女即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束之欲上吳王夜纜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爾邪龜曰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簿龜曰禍將及爾云云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 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云云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左思蜀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末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既反常事亦惑衆於何不有莫究其由生則有常變而無極察其所由考以同類推變化之萬端葢生靈之一貫顯變化之無方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噩愕也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之所思念而為夢四曰寤夢謂覺所通而為夢也五曰喜夢謂喜悅而有夢六曰懼夢謂恐懼而有夢增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謂出於思慮有因而致者二曰觭夢奇怪之夢三曰咸陟無心所感之夢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增莊子云眞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

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臭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

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臓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

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
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
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
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又湯思賢夢見
有人負鼎抱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
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
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

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
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
銜丹書入酆止於文王之户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産
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為松柏棫柞寐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增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甞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顔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

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臯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

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原辛氏三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

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絶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原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仰噏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

漢紀云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旁為塜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公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續漢書云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

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為老子立祠

增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原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此必黄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别
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髙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
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
者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危矣　又李
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
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
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

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甞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為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為名字　又劉沔為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

者數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當持此而還既行烱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史云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

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懐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為泰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歴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因髙宗南渡都杭遂為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

周必大以燔庫藏為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曰埽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頤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

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

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樟榕為祟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

之數

夢三

原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魏志云周宣字孔和太史問宣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芻狗曰當墮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曰神靈動君與夢無異也

吞爻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過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

懷蛟 王延壽字文考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

吐鳳 上董仲舒事 揚雄作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

蝶飛 馬舞 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飛 黃平夢舍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紙曰馬火也馬舞火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而火發

為鳥　宋昭公夢為鳥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予夢美必立

呑鳥　羅含夢呑五色鳥詞學乃覺日新

黃熊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黃熊鯀化入於羽淵晉侯祀於夏郊疾乃有間

白虎　泰二世夢白虎齧左驂卜曰涇水為祟

遊天　**射月**　泰穆公夢遊天上觀鈞天廣樂帝錫符命泰遂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授筆　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

夢蘭　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文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增三馬　**兩犬**　曹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士賈詡詳之乃曰馬者祿馬之類吉兆也何必疑之後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篡位也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兩犬能言次日謁故人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犬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乘龍

洗馬

上詳夢二　酉陽雜俎云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梅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三公二子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武后夢鸚鵡兩翼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乃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原二角書三

重幕

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誥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佩角一在前一在後索紞曰所請一在前為凶也一在後為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凶問果至　晉惠帝時陸機為河間王顒征長沙王乂

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即被殺

水邊女　冰下人　後漢時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守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云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冰上人與冰下人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太守田約因策為子求張氏女恰至仲春而成婚

蛇繞身　狼咬脚　王隱晉書云唐琮夢蛇繞身遊放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張邈奉使夜夢狼咬一脚索紞曰脚肉被咬為却字富不行不應命而卒

日入懷　松生腹　吳志曰孫堅夫人夢日入懷中而生策　丁固夢松生腹上占者曰松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當為公

得傅說　見周公　書云高宗夢得傅說乃審求諸野曰夢帝

脊乎良弼説築于傅巖之野惟肖　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山上有水　井中生桒

魏鄧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流問淩劭劭曰山上有水蹇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其不還者乎　蜀何祇夢井中生桑趙直曰桑非井中物井中亦非生桑之所桑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過此祇曰足矣後果驗

增　盜羊入獄　乘驢墜水

酉陽雜俎云許超夢盜羊入獄揚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又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牓出果駁放

夢四

原夢矣　占之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夢矣　詩大人占之　我夢　吾夢詩乃占我夢傳吾夢如是　訊夢　同夢詩名彼故老訊之占夢　又甘與子同夢

妖夢　惡夢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是踐　周禮云咎徵惡夢　樂廣論夢

殷浩論夢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成疾廣聞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或問殷浩曰得位夢棺得錢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糞土故得財而夢穢時皆以為名言

至人無夢　牧人乃夢文中子曰至人其寢無夢　下詩　二豎之災　兩楹之奠晉侯病夢二豎子曰居膏之上肓之下其奈我何　子曰余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矣遂寢疾七

日没

維熊維羆　維魚維旗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豐收之兆也

吳門繞腸　晉侯盬腦孫堅母夢腸繞吳閶門隣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左傳云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晉李克夢天落二棺于克前問索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人舉君二棺再遷也果然　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曹人社宮　聲伯涉洹左傳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又聲伯涉洹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懼不敢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

帶夫印綬　斷女鞶囊張奐為武威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登樓占者云當生子復此郡終此樓果然　詳夢

三水邊女注

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上詳夢一列子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十八為公　四十當貴吳丁固事詳夢三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至四十當貴後果然

卜忌占夢　東萊論夢漢梁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原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

牛漢田千秋訟衛太子寃曰臣夢一白頭翁教臣言帝感動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餓死 占六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上詳夢一周禮 列子云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即是實 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 桀紂下愚作寰中之不軌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 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 刺出眼中遽獲金環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用之災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口吾眼中生刺乞拔之當厚報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環一雙 下蜀將魏延事 丞相長男掘得錢而被買 秣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幽明錄云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

錢買共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而死　述征記陶繼為秣陵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訴天得理今來相取遂跳入口中繼斯須而卒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　幽明錄云賈弼夢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遂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章各異　搜神記云謝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忽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落廁而死奉為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張茂問象竟為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後漢張茂字子禮夢象意為不善問萬推推曰君當後為大郡而不善終象大獸獸者守也然象以齒焚身後為吳內史為沈充所害　蜀蔣琬字公琰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位當至三公果為尚書令

夢五

原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娑娑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閶闔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飄蓬相思不可寄只在寸心中　增唐王勃夢遊仙詩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内寤寐霄漢間居然有靈對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寥廓沈遐思周皇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别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横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嵒萬轉路不定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嵒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怳驚起而長嗟維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

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
閑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舃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
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
羣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
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觀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
流月驚魂颯迴飈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閤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
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

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䰟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䰟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摇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

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為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虵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腷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猪批䰠毅斫魅魖捎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苕荛扶夔魖搏睍睆蹴睢盱於是三三

四四相隨跟蹡而歷僻礲礲礚礚精氣充布𩎟𩎟㺜㺜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盬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

增唐杜頠夢賦曰夫人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

閑守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為吉也懸三刀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為名盬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為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遽諧疇昔之遊縱

冥九泉亦覩平生之像皃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隅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羇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玄黄可分參乎素色爛

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為真宰夢於掌握驚兹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扆轉虛室曈曨曉日目眩眛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覯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

彰息沖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倏爾疑升瞰兮下燭曈曨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昬旭想夫杲高莫躋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黙黙而凝神寂其神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光芒景附肘腋輝爍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袪未寤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肸蠁陰隲指掌陽
輝載營魄而虛無黙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
上越埃壒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睽不然何虛徐袵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昔今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

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玄默以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繄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術胳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遥之境静寐成夢旋臻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世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蘧蘧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

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覿真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為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為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黿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

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罏

魂魄一

原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産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邦云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

伝伝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增禮郊特牲云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　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絶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内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

覺悟而還之也　增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名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記云融皐山上有翻魂稻言死者食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山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設衣 食稻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為 下詳魂魄二

魂魄四

原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肇郘閥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開之乎家記又孚之

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恠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鄚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雰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絶君臣而辭骨宇踏厚地而跼蒼穹抱北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徽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

名入南宫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
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闕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
大盜之移國何赤沴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
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鑕以解衣遂害身而就勒既
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
星斬蚩尤之旆余扳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
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

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隣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就紲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巖巖之層氷面飂飂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烏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緜然而就轍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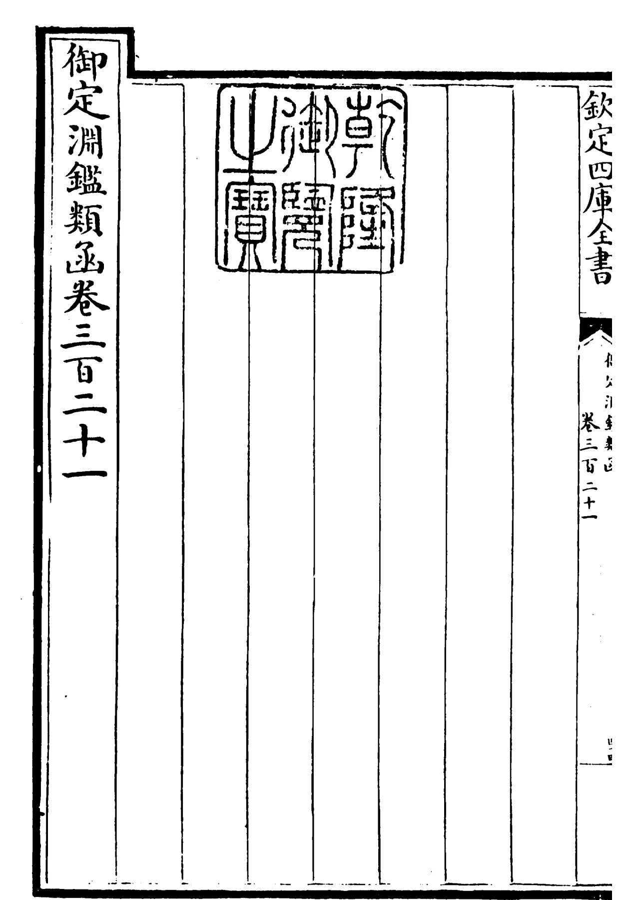
岐周景亳之地黿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絶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過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仭之阜倐以滄瀛雖德刑成於赧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倐爍其山也則嶔岑嶵嵬巖嵕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横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

匌𣶒汩或寛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隟嬴發掘其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竝膴膴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

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横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彼主之庭除終南巃嵸太一嵯峨九嵕堀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纔動而風遒思我親戚之顔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夭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

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别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淯隨浩

汙灃潦瀌潏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蜑之與荆吳元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憙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莫與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

方術部一

方術總載一

增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郤氏家傳云郤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

心動含酒東向潄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黄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髪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賔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潄水作霧化成黄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熠目光　解奴辜異死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本傳云鮮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隐淪出入不由門户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云僧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入長安虚静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汚行歩如風雲　後魏書云悦般國真君九年

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虚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録云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為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為天宫所謫今限滿将歸鄉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

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潦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劒刺腹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載二

原視日　作霧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　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不見後優作賊辭連楷以無驗見原　水戲　鈴語夏統字仲御賈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鯔魚躍鯆鯙引於是風波振駭迴摶大風至含水噀天雲飛雨集　劉曜攻洛陽石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此軍出捉得劉曜也　名鬼　隱形劉根能令人見鬼太守史祈不信因之乃名祈七祖皆面縛責祈祈乃謝而遣之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見異知術不為奇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漢武帝　任文公帝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届焉

公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

生百果 **釣鰡魚** 吳介象字元則有方術吳主使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又論鰡魚膾最上乃於殿庭穿埳置水垂綸於食頃即釣得鰡魚也

生枯木 **活死人** 趙炳能令枯木生荑茅屋爨昮 吳士燮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與九藥以水含之乃蘇四日能語董奉字君異

殺黑龍 **與青囊** 史記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郭璞受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即為火所焚

畫江而渡 **禁水不流** 晉丁義受神方於吳猛以白羽畫水渡江 徐登禁溪水不流

風起知火 **鳩鬬知兵** 郎顗父宗字仲緩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

宗知京師有火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楊由見社中水鳩相鬬知有兵賊象乃不赴酒食　推步之學　孤虛之術後漢書傳云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然神經怪牒玉筞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靡得而窺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訣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據祥妖時亦有驗斯道隱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形其義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京房著易林京房自云篤病三年請命泰山行遇道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　段翳明風角後漢段翳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生辭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中告曰有急發視之到葭萌與津吏爭舟撾從者頭破發取膏藥傅創即愈生

歎服因還卒業

左慈入羊羣　于吉見鏡中　左慈盤中釣魚曹公欲殺之變為羝羊入羊羣中曹公知不可殺乃謝曰試與公戲耳　孫策殺道士于吉後照鏡看面創見吉立于鏡中遂卒

欒巴護病立廟　張衡鬼道教人　巴蜀人正旦朝會獨後至頗醉又飲而潄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後果上言失火有雨來皆酒氣　後漢張衡為五斗米道因作信義舍置米其中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則輒病以鬼道教人衡即陵子

樊英潄水救蜀火　郭憲噀酒厭齊火　樊英推步災異潄水以救蜀火　郭憲從駕舍酒三噀執法奏不敬曰齊國失火故厭之後果上言失火

風起庭中父哭子　風吹竈突女辭姑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三尺在庭

中從申上來幢幢迴轉軺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　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晨詣廚室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爨者當之必死也果驗　費長房假壺公之術　蒯子訓取嬰兒之驗

醫一

原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病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增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原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

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

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增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醫二

原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黄帝使岐伯嘗

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内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黄帝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増素問曰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理惑論曰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黄帝稽首受針於岐伯　世本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説苑曰古醫曰苗父　原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增

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

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秦太醫令李醢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原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巳乎文摯謂龍

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增漢書云張機

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于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

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為後世方脉之祖　後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耻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名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猒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

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于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增晉書云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為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反掩其真云 又云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為務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劀其疾而納之傅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

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服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龔慶宣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

誰荅曰是黄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擣藥聲遥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閲書一人擣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臼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必助之葢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演為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

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及暝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飢解痛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靈通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傅

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頼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方為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名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令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至為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啓元子為太僕令博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為詮次註素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為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于醫古書有吐汗下三法世傳黄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盖為儒生桑某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

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卷人號為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此於其内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祠　又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為對脉對脉即對病也病與脉倶

同藥與病值惟用一物藥也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也

速令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兾一人之獲術亦踈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彦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煑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彦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

以酒飲守真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為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史云朱震亨字彥修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為近世之所宗尚云

原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為太醫丞 劉歆七畧云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家有神仙家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切脉 攻理 史記扁鵲謂虢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素準正論曰良醫療病攻于腠理 上詳醫一

含血 舐痔 韓子 莊子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而得車愈多

出蛇 走獺 華佗別傳云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癢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刀斷犬腹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

長三尺瘡遂愈　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下廟宋元嘉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来女魅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出

四難　三折 後漢書云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不用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為醫

增玉版　金匱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　葛洪抄金匱百卷肘後方四卷

舐痔　從癰 上詳前注　通志藝術卷云劉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噓氣封之乃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便生一瘤如拳大後瘤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金液　銀丸 梁武帝勸醫文云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杏林　橘井 說寶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人有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七株于門外輕則

令之種一二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餘株逢春時花開燦如雲錦遠近稱之號為董仙杏林　又桂陽人蘇躭得脩真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峰種橘鑿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人號橘井　原

湔腸滌臟　解顱理腦　史記云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抱朴子曰淳于解顱而理腦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云文摯愆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　蜀志云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醫四

原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疕瘍皆造焉　又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饈百饈百醬八珍之齊

委制　不呼　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朱雲病不呼醫飲藥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嬰有疾扁鵲治之謂曰扈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于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死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病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曰吾未當死乃服藥多而傷五臟也

除疾　出方　子胥曰使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焉未之有也　下華佗事詳醫二

增求活　照病　説寶云李勣疾家欲呼醫治之勣不

許輙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可更求活耶　又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病以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即痊愈

視頂　隋胎

唐柳芳為郎中其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善醫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宋邵康節母李夫人病瘦醫投藥夫人夢坐堂門左右有木瓜二株右者已枯父取藥覆之及期生康節同墮死胎女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上見女子拜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命凡何獨生夫人曰汝兄獨生亦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悞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來相别耳

原晉侯求　漢髙罵

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病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醫上罵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不使治

三世乃服　五日不救

禮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魏志徐毅得病謂華佗曰昨日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便苦夜卧不安佗曰誤中肝也五日不救後果然

吐血而瘥　大怒則愈

魏志華佗字元化視郡守病佗曰盛怒乃愈遂多取貨而不加功又棄去留書罵之太守怒令追殺之不得嗔恚吐血數斗而瘥　呂氏春秋云齊威王有疾良醫文摯曰令王大怒則愈乃誤王大怒將烹文摯其疾果痊

尋延俱起　兄弟並善

倪尋李延俱病頭痛身熱華佗獨令延發汗或問之佗曰尋外實延內實各與藥飲明旦俱起　鶡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女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

出門鵲針人血脉投人藥餌故名聞諸侯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公孫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蘢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過飲酒不勤醫曰是良醫也　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後數日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在骨髓針灸湯藥不可及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公乃卒

折肱之醫　苦口之藥

左傳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也　張良謂帝曰良藥苦口乃利於病耳

增宋清焚券　蘇澄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云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人求藥雖不持錢者皆與之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不復言　語林云人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此方吾檢本草集天下藥物試讀之每發一聲腹中

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原精為神本形與壽期　門擅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為也十旬之臥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黃憲牛醫之子乘治　掌療周禮云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於校人注云秉謂騙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病及瘍

醫五

原詩宋鮑照過銅山掘黄精詩曰玉肪閟中經水芝韜內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晝森沉乳竇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蹖蹖寒葉離瀿瀿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吴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

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
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
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芟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胏
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瑶琴久蕪沒金鏡
㢠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横愁思端綬歩遵行波揚栧汎
春瀾賣赤煙流綺水緑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
歎每為憂見及杜若詎能寛巽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倘可乘雲霧不復還　增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内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摮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朒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明

皇甫汸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湣江別路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聞猿淚幾行惟應鴻寶訣猶得侍淮王　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出長桑閉戸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原賛宋王微茯苓賛曰皓苓下居披紛上薈中狀雞鳬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酡貌定仙人知暍日胡不蔭年　又黄連贊曰黄連苦味左右相因斷凉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原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

慾乘節故瘧寒痟首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
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
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玅
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
書之奥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
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旁簫聲猶在周
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
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

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受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痾興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巳名於緑籍其可得乎